

格列佛遊記

## 發行人致讀者書

這部遊記的作者蘭穆爾·格列佛先生是我的多年摯友，從母系上說，我們還有一點點親戚關係。大約在三年以前，格列佛先生厭煩那些好奇的人士川流不息地上他勒德烈夫的家裏，就在自己的故鄉諾定昂郡紐亞克市近郊購置下了一塊小小的田地和一座便當的屋子；現在他就在那裏休居下來，很受鄰里的尊重。

雖然格列佛先生的尊翁住在諾定昂郡，格列佛先生也出生在那個地方，不過我却曾經聽見他自己說過，他的家世是發祥於牛津郡。我也曾在該郡的班波立墓園見過幾座格列佛家的墳墓和碑石，這很可以證明格列佛先生的自述。

他離開勒德烈夫之前，把這部文稿交我保管，並且允許我任意處理。我曾經把這部文稿仔細地閱讀三遍，覺得作者的文章風格十分簡樸，唯一缺點就是作者也犯了許多遊記作者的毛病，稍嫌累贅。全書富有忠實的色彩，而作者本人也的確就是以忠實見稱的。在作者的勒德烈夫鄉鄰裏面，那一個要是想證實某件事體，總是說出了這樣一句流行的諺語：這就像格列佛先生嘴裏說出的一樣真實。

我曾經得到作者的許可，把這部文稿請教過幾位名流；根據他們的勸告，我現在才敢把它印了出来，希望最少在相當期間，這部作品可以比一般論述政治和政黨的胡寫爛謬更能滿足我們青年貴族

的興趣。

要不是我大膽刪節了許多段落，諸如關於各次航行的風向水流以及方向和方位的記載，仿照水手的口氣對於在暴風裏面駕駛船隻的繁瑣敘述乃至關於經度緯度的說明等等，本書的篇幅就至少要有現在的兩倍。我預料格列佛先生可能會稍感不滿，但是我却決定儘量要使本書適合一般讀者的閱覽能力。不過，我對於海事是完全外行的，如果有錯誤之處，應該歸由我個人負責。如果有旅行家喜歡閱覽作者的手稿全文，我隨時準備使他感到滿意。

關於作者生平的詳細事跡，讀者可以從本書的開頭幾頁得到滿意的說明。

理查·辛浦生

# 格列佛船長致表兄辛浦生書

我希望我兄在必要的時候，將公開承認你會一再懇切地勸告我出版一部十分鬆懈的謊謬的遊記，並且指示可以聘請一位任何大學的青年紳士加以整理和潤色，就像舍表丹裴爾照我的勸告處理過他的環遊世界一書那樣。但是我不記得我曾經授權我兄加以任意的刪節或增補；關於後面一點，我特在這裏鄭重地表示否認，尤其關於聖德千秋的先后安后陛下的一段，儘管我對她的尊敬崇拜超過了任何人。但是我兄或我兄的增訂者先該考慮我决不至有這種意向，敢於在我的主人「慧因」<sup>●</sup>跟前頌揚我們一類的任何畜生。再則，那段敘述也是完全虛構的，因為據我所知，安后陛下御極的若干年間，確曾受過一位首相的操縱，不，甚且相繼受了兩位的操縱，第一位是葛多爾芬爵士，第二位是牛津爵士；所以，你已經教我「說了不是實在的事情」。還有，在敘述「設計家學院」<sup>●</sup>的一段和我同我的主人「慧因」談話的幾段上，我兄還大加刪節和竄改，乃至弄得我自己都很难認出自己的作品。我先曾在一封信上暗示過這些事情，當時曾辱承回示，說是我兄擔心會觸犯忌諱，說是當權的人士都十分注視這部作品，不但會妄加臆解，甚且還痛斥任何近似「諷刺」（我以為你這樣說的）的東西。但

● 請參看本書第四部第五章。——譯者

是，請問，我多年以前在五千哩外的異邦說過的一些言語，怎麼可以扯到現在算是統率萬民的一班「雅胡」身上呢，尤其當時我就根本不想甚至害怕活在他們治下的痛苦生活？當我看到了這班「雅胡」坐在車上讓「慧因」們拉着，好像這些「慧因」都是野獸，而他們倒算是理性動物，我不是大有理由叫屈麼？老實說，就爲了不看這種難堪的可憎現象，我才打算退隱下來的。

基於我兄的爲人，基於我對於我兄的信賴，我覺得十分應該把這些奉告左右。

其次，我還得埋怨我自己缺乏明斷，不該聽信我兄和他人的敦勸和錯誤見解，大反自己的本意，讓本書付印行世。請你記記，你每次堅持爲大衆利益設想的當兒，我不是一再請你要考慮考慮；我不是一再說過「雅胡」是不能憑藉告誡或示範加以改造的一種動物？現在已經得到證明了：我本想眼看一切的罪惡腐敗都銷聲匿跡了起來，至少在這個小島上面，可是經過六個月以上的告誡，我却沒有聽見我的著作發生了絲毫預期的效果。我起先還希望老兄會賜我一函，讓我知道那月那日黨派已經消滅了，法官已經受過了訓練而且已經公正了，辯護士已經變得忠實而謹慎而且已經稍有常識了，鐵廠裏面還燒着成山的法律著作，青年貴族的教育已經整個改革了，醫生絕跡了，女的「雅胡」已經滿有德操、羞恥、忠實和理性了，大臣們的懇懃詔媚已經徹底掃除了，高才、隆德和博學已經受到了獎勵，一切玷辱文壇的韻散作家已經受到了處罰，只許他們吃下自己的棉絮，只許他們喝下自己的墨水。憑了我的鼓勵，我日夜期待着這些以及其他成千的改革，因爲這些事情的確可以從我著作上面的告誡

推演出來的。我當然應該承認七個月的短短期間不足改正「雅胡」所患的一切罪惡和過失，縱使他們還有一點容受美德或智慧的可能。然而至今，我兄的每次來示却總沒有答覆我所期望的一切，反而每週儘把一些誹謗、解答、評論、報告和下流文字堆在我們的信差身上，而且讓我看到自己受到的種種譴責，說我毀謗偉大的官僚，貶斥人類的天性（他們還有自信敢這樣稱呼），侮辱女性。我也發現這些爛污的作者裏面彼此也意見分歧，有的不肯承認我是自己的遊記的作者，有的却說我就是我自己根本沒有見過的一些書籍的作者。

我還發現我兄的手民大意萬分，居然搞亂了許多時間，搞錯了我幾次出航和回國的日期，要不是搞錯了年份，就一定搞錯了月份或日子。聽說自從本書出版了以後，我的原稿已經全燬了。我沒有留下一份底稿，不過我已經給你寄上了一些更正，萬一還有再版的機會，尚望補進。不過我也不能够保證這些更正是無誤的，我只有一任公正的讀者自行裁定。

我聽到有些我們的海上「雅胡」，找出了我在海事術語上面的許多錯誤，說我在許多地方用得不當，有的現在已經不用了。這是無可奈何的。在我初度航行的時候，我還是一個青年，當時我就聽取一班最老的海員指示，並且學習他們的各種說法。不過以後我已經知道海上的「雅胡」跟岸上的「雅胡」一樣，也會在言語上面翻新花樣的。後者的言語年年在變，我記得我每次回國以後，總是發現他們的口語改變了，我甚至不能瞭解他們的新的語言。任何「雅胡」帶着好奇的心理從倫敦跑到我家裏看我，我們彼此總是無法使用一種大家明瞭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念。

如果「雅胡」的譴責也可以教我介意，那麼我要說明的就是：他們有的居然敢說我的遊記不過是我自己頭腦裏面的一種幻想，甚至認為「慧因」和「雅胡」也都不過是烏托邦裏面的人物。

我必須承認，關於列列普特、博羅布丁古拉（這一個名字是應該這樣寫的，不應該寫作博羅布丁納）和勒普塔<sup>◎</sup>的人民，我還沒有聽見過那一個「雅胡」敢於懷疑他們的存在和我所說的關於他們的事情。因為那些真理馬上可以教每個讀者相信的。但是我說的「慧因」或「雅胡」有甚麼不可相信呢？這是明明白白的，這種「雅胡」在這個城市裏頭就多到幾千幾萬，他們跟「慧因」國的同類就只有這麼不同，那就是他們使用一種含混的語言，而且不是赤條條的罷了。我寫作這本遊記為的要他們改過自新，而不是要博得他們的喝彩。他們全族的一致頌揚，在我聽來，倒不如我馬廄裏面養着的兩匹退化的「慧因」的嘶鳴；因為就是那樣退化的兩匹「慧因」，我都還可以從他們身上增進自己的純善無邪的德性。

這些可悲的畜生是否敢於妄想我已經墮落到了這樣的田地，居然也要文飾自己的罪過呢？整個「慧因」國都十分瞭然，像我這樣的「雅胡」，憑我的尊貴主人的教導示範，在兩年的光陰裏面，我也已經能夠（雖然我必須承認這是極端困難的）擺除那些在每人身——尤其在歐洲人身上——根深蒂固的醜惡習慣，諸如說謊、支吾、欺騙和含混等等。

趁着這次煩惱的機會，我還想發發一下其他的牢騷，不過以後我決不再麻煩自己或我兄閣下了。

<sup>◎</sup> 請參看本書內文或目錄。——譯者

我應該坦白承認，自從我上次回國以後，由於同幾個你們的同類談話，尤其不得不同我自己的家人談話，我的「雅胡」天性上的一些腐敗又在我的身上復活起來了，要是不然，我決不至於妄作這麼謬謬的一種計劃，企圖改造這個王國的「雅胡」種族；不過現在我已經死心塌地永遠拋棄這種幻想的打算了。

一七二七年四月二日

一 綏夫特的格列佛遊記初版於一七二六年。按照這裏的日子這封書信是後來補寫的；有人以為這封書信可能作於一七三五年，因為它首見一七三五年在都柏林出版的福爾克納氏的版本上面。——譯者



# 章 目

## 第一部 列列普特紀行

- 第一章 作者自述家世及出遊的緣由；海船觸礁沉沒，作者毫水逃生，在列列普特國境安全登陸；為當地土人俘虜，解到該國首都。……一五
- 第二章 列列普特皇帝率領貴族，蒞臨作者拘禁地方，會見作者。皇帝的儀容及裝飾。幾位學者奉命教授作者學習他們的語言。他的謙和性格博得大家好感。他的衣袋受到搜查；他的腰刀和手槍被繳。……二五
- 第三章 作者以出奇玩藝取樂皇帝及男女貴族；列列普特宮廷的各種娛樂。作者接受條件，恢復自由。……三四
- 第四章 首都米爾頓多及皇宮素描。作者與一位大臣暢談該國大事；作者表示願在戰爭中為皇上效勞。……四一
- 第五章 作者採用非常戰略，阻止敵人侵略。他榮膺顯赫的爵銜。布勒夫斯加帝國遣使求和。皇后宮院不慎失火；作者救火有方，挽救其餘的宮院。……四六
- 第六章 列列普特的居民；他們的學術、法律、習慣以及教育兒童的方法。作者在該國的生活情形。作者為一位貴婦辯白。……五二

第七章 作者獲得報告，有人陰謀控以叛國大罪，於是逃往布勒夫斯加。他在布勒夫斯加受到歡迎。…………六二

第八章 作者徵幸獲致離開布勒夫斯加工具，幾經艱危，終於安返祖國。…………七〇

## 第二部 博羅布丁納紀行

第一章 大風暴的經過。派遣長舢舨尋取淡水；作者隨同出發，考察該國。作者落在岸上，為當地土人所俘，至一農民家庭。他在那裡所受的款待及遭逢的幾次意外。當地居民素描。…………七七

第二章 農民的女兒素描。作者被擄往市集，繼至首都。旅途經過。…………八九

第三章 作者被送進宮。王后向作者主人購買作者，呈獻國王。他和該國大學者辯論。宮中特為作者設備一室。作者備受王后垂眷。他力為祖國爭光。他

同王后寵幸矮子的爭吵。…………九五

第四章 該國的地理。修正現代地圖的建議。王宮及京都紀略。作者的旅行方法。

大寺素描。…………一〇五

第五章 作者遭遇的幾次危險。決囚。作者表演駕駛的技巧。…………一一〇

第六章 作者取悅國王王后的幾種辦法。作者表演音樂的技巧。國王垂詢歐洲情形，作者詳加解答。國王的觀感。…………一二〇

第七章 作者的愛國心腸。作者向國王獻策，遭受拒絕。國王對於政治的無知。

該國學術的險狹不全。該國的法律、軍事及政黨。……………一二九

第八章 國王王后出巡邊境。作者隨駕出遊。作者脫離該國經過詳紀。作者返抵英國。……………一三六

### 第三部 勒普塔、保爾尼巴比、拉格納、格拉布達布德列布及日本各地紀行

第一章 作者從事第三次航行，海上遇盜。一個荷蘭人的毒辣。作者到達一座島嶼。他被接入勒普塔。……………一四九

第二章 勒普塔人的性格。他們的學術梗概。該國的國王和大臣。作者所受的款待。當地居民的恐怖與不安。當地婦女的情形。……………一五五

第三章 現代哲學和天文學業已解決的現象。勒普塔人在天文學上的成就。該國國王鎮壓叛亂的方法。……………一六三

第四章 作者離開勒普塔，降落在保爾尼巴比，到達當地的首都。首都及近郊素描。作者備受一位貴族的優待。他同貴族的談話。……………一七一

第五章 作者參觀拉格多大學院。學院概觀。各位教授致力的各門學術。……………一七八

第六章 學院概況續紀。作者提出若干修正，寵承採納。……………一八六

第七章 作者離開拉格多，到達馬爾當納達；適無便船。作者前往格拉布達布德

- 列布作短期旅行，寵承會長招待。一九二
- 第八章 格拉布達布德列布概況續誌。古今歷史糾繆。一九六
- 第九章 作者返抵馬爾當納達；乘船到達拉格納王國。作者遭受拘禁，送至朝廷。作者入覲的朝儀。該國國王對於臣民的寬恕。二〇三
- 第十章 拉格納人的風度。斯徒拉不拉詳紀及作者與各位名流關於本題的談話：二〇七
- 第十一章 作者離開拉格納，橫渡日本；再自日本乘荷蘭船返抵阿姆斯特丹，轉船返抵英國。二一五
- 第四部 「慧因」國紀行**
- 第一章 作者出任商船船長，再度出航。手下叛變，作者被禁船內，稍後又被逐至處一未知的陸地。作者進入該國國境。怪獸「雅胡」素描。作者遇見兩匹「慧因」。二一九
- 第二章 作者由一匹「慧因」領到家里。屋子素描。作者所受的款待。「慧因」的食物。作者深苦每食無肉；之後漸覺安然。他在該國的飲食狀態。二二六
- 第三章 作者致力學習該國語言，主人「慧因」親予指導。該國語言概述。若干「慧因」貴族出於好奇蒞臨參觀作者。作者向主人簡略報告航行經過。二三二
- 第四章 「慧因」的「真」「假」觀念。主人否認作者談話。作者詳述本人身世

及旅途經過。……

二三八

第五章 作者遵奉主人命令報告英國近況。歐洲各國君主戰爭的原因。作者解釋英國憲法。……

二四三

第六章 再談英國近況。歐洲朝廷首相的性格。……

二五〇

第七章 作者的愛國熱情。他的主人根據作者報告，批評英國憲法及行政，並加以例證及比較。主人對於人類天性的觀感。……

二五七

第八章 作者敘述「雅胡」特性。「慧因」的卓越德性。他們青年的教育及體育。他們的代表大會。……

二六五

第九章 「慧因」代表大會的大辯論及決議方式。「慧因」的學術。他們的建築。

他們的葬儀。他們語言的缺點。……

二七一

第十章 作者在該國的家居生活及與「慧因」相處的樂趣。作者因與「慧因」談話，

德業日進。他們的談話。作者得主人通知，必須離開該國。作者一痛

暈絕，但終於服從。他得僕人同事幫忙，設法製造小船，出海冒險。二七七

第十一章 作者的危險航行。他到達新荷蘭，希望在該地安居。爲土人箭矢所傷。

其後復爲葡萄牙船上水手強挾登舟。船長的仁厚。作者返抵英國。二八四

第十二章 作者的忠實。作者出版本書的目的。作者譴責一般歪曲事實的遊記作

者。答覆異議。開拓殖民地的方法。祖國禮讚。皇家對於作者所述

各國享有特權。征服的困難。作者向讀者最後告別，述及日後的生活方式，並提出忠告及結論。

二九二

## 第一章

我的爸爸在諸定昂郡擁有一處小小的產業。他生了五個兒子，我是老三。我十四歲那年，我的爸爸送我進岸律愛曼紐爾學院；在那兒，我住了三年，埋頭學習。可是維持我學業（雖然我只有一筆很少的規定費用）的經費太重，不是小康人家担负得來的，我只得跟一位倫敦的名醫詹姆士·白迪思先生學習醫藥，經時四年。我的爸爸時時總給我寄些零錢，我就用這些款子來補習航海學和對遊歷有用的數學，因為我相信終有一天我會找到遊歷的機會的。在白迪思先生那兒出師之後，我就回到家裏；靠了我的父親、叔叔約翰以及其他親戚的資助，我得到了一筆四十鎊的現款，此外他們還答應每年給我三十鎊，讓我進來丁大學；在那兒，我住了兩年另七個月，專攻醫學，因為我知道這門學問在長程航行上是很有用處的。

我從來丁回來之後不久，就由我的恩師白迪思先生介紹給海燕號的亞伯拉罕·彭涅爾船主，在船上擔任醫生。我跟彭涅爾船主共事了三年半時光，曾一兩度到過利凡特和一些旁的地方。之後，我就決定在倫敦住下，我的業師白迪思先生也加以慇懃，而且還替我介紹了一些病人。我在老朱利街租下了一爿小屋。為的要改變一下我的生活，我娶了新門街的一位機商——愛德曼先生——的次女，馬利·白膝小姐；我得到了四百鎊的妝奩。

不幸，兩年之後我的恩師白迪思先生逝世了，而我的交遊又寥寥無幾，因而我的業務衰落下去了。我的心情不容我照好多同業那樣幹着清淡的行業，於是我跟我的內人和幾位知交商量之後，就決定回到海上。我前後擔任過兩艘海船的醫生；六年期間，我曾幾度到過東方和西印度羣島，我也從中增殖了一些財產。因為船上總是準備了大批的書籍，我把餘暇的時光消磨於閱讀古今的名著；每靠一個碼頭，我就考察當地的風俗人情，學習他們的語言——憑我的記憶能力，在這一點上我佔了很大的方便。

因為最後一次的航行並不十分順利，我開始厭倦海上的生涯，打算待在家裏，跟妻子家人廝守下去。我從老朱利街遷到斐德巷，再從斐德巷遷到衛屏巷。我希望在水手裏頭找些生意，但是我的希望却沒有成為事實。這樣期待了三年之後，我又接受了羚羊號老闆——威廉·普里加船長——的惠邀，參加他們的南海航行。我們於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從布里斯它爾啓碇。我們的航行起先是十分順利的。

基於幾種理由，這裏不必向讀者贅述我們在海上遇險的詳細經過；讀者只要知道：我們在走向東印度羣島的航程上，突給一陣暴風挾馳到凡·第曼島的西北。經過測定之後，我們知道我們到了南緯三十度兩分的地方。由於操勞過度和飲食不良，十二個船員喪生了，其餘船員也都陷於十分衰弱的狀態。十一月五日——正是這裏夏季開始的時候——，大霧迷濛，海員們却發現了一塊崖石，距離船身